

乡村记忆

## 俺娘是个“老牛婆”

苏玉燕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早年间,农村女人生孩子,都是在出现临盆征兆后,家里人赶忙把接生婆请到家中。接生婆通常都是随身带着三大件:一个裹着剪刀的红布包袱,一个木盆里放一条毛巾,还有一杆称量为十多斤的小秤。剪刀用来剪断婴儿的脐带,木盆和毛巾给产妇和婴儿擦洗身子,最后用红包袱把婴儿裹起来,用小秤称一下重量。多数男孩比女孩重,“大小子”“小闺女”就是在这个当口称出来的。

接生婆进了产妇房间,通过询问和观察,根据症状来确定婴儿的出生时间。如果情况紧急,就告知主人赶快准备好热水,为产妇净身子和为剪刀消毒,还要把炕上铺的苇席卷起来,撒上一层细细的干土,再铺上麻袋片和马粪纸。这是防止生孩子时会有血污渗透到苇席缝隙里,那就没法清洗了。正是因为生孩子前撒在炕上这层土,便有了“土生土长”这种说法。

在接生过程中,没有其他辅助医疗设备,全凭接生婆的临床经验和多年练就的基本功。顺产的情况下,接生婆一把剪刀,一块毛巾,一盆热水就可以了。可一旦遇上“横生”“倒生”之类的难产,接生婆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、娴熟的技术和过人的胆识,那是万万不能胜任的。

根据民间对“三姑六婆”的定义,接生婆最早被称为“稳婆”。这是因她们大都是一些行事稳重的中年妇女,经过大世面,遇到特殊情况不慌乱。她们不但有一定的医学常识,而且还掌握一些心理学知识,能缓解和稳定产妇的紧张情绪,“稳婆”的称呼便由此而来。

在我们家乡,接生婆则被称为“老牛婆”。有一种说法是指做接生婆这个职业一定要性格沉稳,遇事不慌不忙,就像老牛拉车一样,稳稳当当。还有一种说法是源于民间“瞎子调”里的一段说唱词:“为讨生活百业兴,各显神通争输赢;最牛莫过接生婆,阎王管死她管生。”

俺娘当年就是“老牛婆”行业中的佼佼者,在周边十里八村那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
她能干上这一行,也算是秉承家传。在她之前,俺奶奶在村里接生便颇有名气。俺娘18岁那年嫁过来,俺奶奶便执意要把这门手艺传给她。俺娘小小年纪,对这种动辄就闹出人命的行当打心底不喜欢。俺奶奶就千方百计开导她,并现身说法,把“一技在手,吃穿不愁”“身有薄技,不受人欺”这些人生格言一股脑儿

灌输给她。还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,手艺就是要“传媳妇不传闺女”,硬生生让俺娘吃上了“老牛婆”这碗饭。

说实话,当年那种落后的条件下,接生这碗饭实在是不好。因为医疗条件所限,说女人生孩子属“鬼门关走一趟”,那是千真万确。据记载,新中国成立之初,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%,婴儿死亡率高达200%。光看这几组数字,就着实令人触目惊心。

在俺奶奶的严厉调教下,俺娘很快就能独立作业了。由于她胆大心细、应变能力超强、能虚心接受新生事物,也就是三两年的功夫,其接生技术与俺奶奶相比,是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了。俺娘从18岁开始入行,到56岁“金盆洗手”,前后近40年时间,接生的孩子不计其数,难产的情况也遇到好多好多次,可从没出过大的差错。

俺娘不但接生技术名扬十里八村,口碑也是杠杠的。虽然她已经过世20多年了,可至今还流传着她好多积德行善的小故事。

记得当年作为接生婆的报酬,是每接生一个孩子,主人家要付给两元钱工钱、一条毛巾和一把(10个)红皮鸡蛋。可俺娘只要见其家境贫困,就不要任何报酬,只要新生儿认她做干娘或干婆婆(奶奶)就行了。到她2001年去世出殡的当口,一下子来了60多个干儿孙为她送行,受其惠顾的村邻之多由此可见一斑。

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:我们村有个跛腿的老根大爷,40多岁才捡了一个有点痴呆的女人做媳妇。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,日子过得自然是既贫困又邋遢。这一年,这个女人要生孩子了,老根大爷就要俺娘去接生。俺娘到了他家,只见女人躺在脏兮兮的土炕上,羊水已经破了,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俺娘一点儿也不嫌弃,赶紧吩咐老根大爷烧了一锅开水给剪刀消毒,还用毛巾仔仔细细为女人擦洗了身子。

经过俺娘的精心护理,孩子平安出生了。临了,俺娘不但没要老根大爷丁点报酬,反倒用旧布料为孩子缝了一床小被,撕了几块尿布送到他家,还送去几斤小米,要老根大爷熬小米粥给产妇喝,直把老根大爷感动得“吧嗒吧嗒”掉眼泪。

我们村还流传着俺娘这样一段佳话:俺哥19岁那年,年轻气盛,在村里组织的民兵训练中和民兵连长拌了几句嘴。到了秋天,上级下达了适龄青年报名参军的通知。那时候,农村青年能

去参军,那真是“瞌睡遇上了枕头——求之不得”,到了解放军这个大学校,在入党、提干及退伍后招工诸多方面,有很大的进步空间,是人生道路上一个大的转折点,我哥自然就积极报名了。可民兵连长记恨我哥和他拌嘴这件事,取消了他的报名资格,给出的理由是我家有个远房大伯在韩国做生意,属有“海外关系”。我哥不服气,就找他理论,他居然说凡是亲属在国外的,都有“里通外国”的可能。为此,我哥和他大打出手,自此双方不通声气。

第二年,民兵连长他媳妇要生孩子,大约是因为这事不好意思找俺娘接生,就从亲戚家找了个“二把刀”来接生。可万万想不到,他媳妇这次生孩子居然摊上个“讨债的”(迷信说法,如果孩子出生时先出来一只手,那就是前世的债主来讨债了)。那个“二把刀”哪里见过这种阵势,居然吓得撂下产妇撒丫子跑了。

这一下子让民兵连长蒙圈了,无奈之下,只得觑着脸来求俺娘。俺哥这时瞪起了眼,堵在门口死活不让俺娘去他家,嘴里还一个劲大声嚷嚷:“我报名参军,你说我们‘里通外国’。你媳妇难产了,又来找我娘。这一旦出了什么意外,怕是要说我们是蓄意报复吧?”这一番话抢白得民兵连长张口结舌,无言对答。

就在这个当口,俺娘发话了:“能不能参军事小,人命关天事大!”说完她就带着工具往外走,却被俺哥一把扯住了。瞬间,我一向和善可亲的娘变得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,只听她大吼一声:“滚开!”随手就给了俺哥一记响亮的耳光,跨出大门,大步流星就往民兵连长家跑去。事后俺哥回忆说,俺娘那一巴掌打得很重,也是她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打他。

俺娘到了民兵连长家,看到他媳妇连折腾带惊吓,已经呈昏迷状态了。俺娘赶忙按压她的穴位让她清醒过来,随即对婴儿采用“先退、后转、再出”的手法,最终使孩子平安降生了。当听到孩子发出“哇哇”的哭声,民兵连长“扑通”一声给俺娘跪下了,一连磕了三个响头。

乡里人都说“老牛婆”属行善积德的行当,那是实至名归。想一想,俺娘这一辈子,用一双手托起一个又一个新生命,为呻吟中的产妇送去生的希望,使无数个家庭变得幸福欢乐。“上善若水,厚德载物”,俺娘做到了,她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“老牛婆”,是一个好人。

## 祖母拜月

徐言起

祖母是属猪的,冬月份生日,活到九十九岁去世,属于典型的高寿。祖母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,即使瘫痪在炕上多年,脑子一点儿也不糊涂,临去世时还喊着父亲的乳名,让他多多保重。她老人家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相依为命一辈子的独生儿子。

从我记事起,家里每年最隆重的仪式之一就是八月节拜月。

酷暑渐渐过去,秋风悄悄吹来,路边的杂草尖在清晨已渐显白露,八月节快到了。此时已到丰收时节,地里的庄稼大都成熟,等待着人们的收割,瓜果梨枣也已成熟,发出阵阵幽香,馋得孩子们忍不住口水直流。这段时期,祖母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她的拜月准备活动。

平时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,该做饭做饭,该喂猪喂猪,该做针线活就做针线活,即使话题也很少谈论八月十五拜月。月亮,在孩子们焦急的期盼中越来越圆了。

十五晚饭后,祖母就开始了她的拜月仪式。吩咐我和我哥抬出一方小供桌,放在院子中央,四脚要垫平。又吩咐从碗柜顶拿下两串葡萄、四个红桃,从衣柜角里拿出两个石榴,从抽屉深处翻出一包桃酥,当然少不了仪式的主角——四块月饼。如果时令合适,还添上两只透红的螃蟹。在农家清贫的生活里,再奢侈一点时,还有一只蜷着腿、弯着脖、外焦里嫩的烧鸡。这些供品都要整整齐齐地放在供盘里。桌面上还要放上两个蜡签,燃两只蜡烛。一切就绪后,祖母就会念叨:平平安安又一年,希望老天爷保佑我们全家健健康康、无病无灾;希望月亮娘娘能保佑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然后燃上三炷香,插在香炉里,又令我和哥哥在香前磕三个响头。

随着香烟袅袅,祖母的意愿也飘向了月亮。这时的月亮,高高地挂在天上,又大又圆,仿佛伸手可及。平时亮晶晶的星星也被月光遮蔽,若隐若现。月亮上的山形地貌,淡淡的像一幅水彩画。儿时的我常常引颈凝望,似乎看到月亮里一只兔子在奋力捣药。也许月神了解人间疾苦,命令玉兔辛勤地制作着灵丹妙药,分发给虔诚拜月的信男信女,解除人间苦痛。

仪式宣告结束后,家人们便可品尝摆在桌案上的供品。当然,仅仅是品尝而已,孩子们最喜爱的月饼,要用刀切成四块,分给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吃。一家人围着祖母,边吃边说着话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玩了一天的孩子不抗困,不多久我就在祖母的怀里睡着了,迷迷糊糊之间觉得祖母和父亲又念叨了许久的陈年往事。

听大姐讲,祖母拜月的习惯由来已久。我父亲是祖母的独子,从小体弱多病,吃药无数,很是让祖母揪心。祖母不知从何处得到一妙方,说初一、十五诚心诚意拜月,可保孩子安康。于是祖母便虔心拜月,初一、十五从不错过。说来也巧,父亲的身体慢慢好起来,成年后,已与常人无异。祖母的拜月习惯依然没有放弃,继续坚持着。平时月份,她留心积攒点时令的瓜果梨枣或别人孝敬的糖果点心,初一、十五,半夜独自一人在院里供桌前念念叨叨。特别是父亲偶有小恙,头疼脑热、情绪不佳时,祖母的态度更加虔诚。直到祖母腿脚不利索时,还念念不忘,每到初一、十五,就嘱咐我父亲在院中摆摆仪式。祖母一辈子的心头肉就是我的父亲。

祖母一辈子宅心仁厚,与人为善,虔诚地对待着她老人家心中的敬畏,天长日久,拜月成为她的精神寄托。祖母一生无病无灾,最终无疾而终。也许,祖母的长寿与拜月不无关系吧。